

# 私人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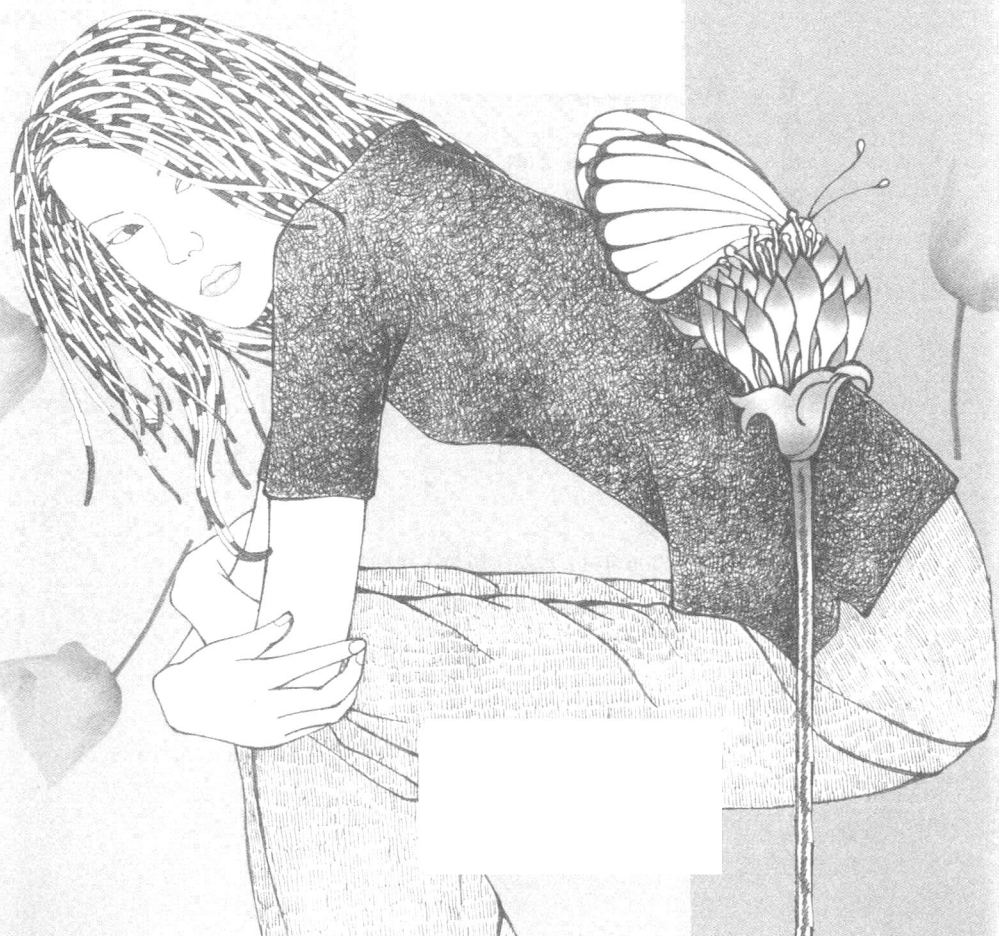
钟墨著



# 私人生活

钟 墨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私人生活/钟墨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12

ISBN 7-5059-5414-8

I. 私… II. 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0764 号

书 名	私人生活
作 者	钟 墨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姚莲瑞
责任校对	张荣祥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414-8
定 价	15.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 作者简介

---

钟墨，原名王茵梦，大连人，一直在期刊界的“编”“写”两处飘荡。不知是因为身为女性，还是因为爱情是永恒的主题，自写作起，写的多是爱情故事：短篇小说《情是缘非》《杨花飞过长生殿》《爱上一只蜗牛》《贵妃醉酒》，中篇小说《孽债》，长篇小说《钻石王老五的艰难爱情》等。

Email:zhm40@sohu.com

---

## 故事简介

虞美人,又名大烟花,冷子虞的名字取于此。

美女冷子虞自十九岁起,就处在真假绯闻的重重包围之中,甚至为此失去了三位亲人:父亲、母亲和丈夫。她历尽沧桑,修得事业上的正果,成为知名报告文学作家、当选为裕城市“十大杰出青年”、杂志社副总编的候选人,爱情也不觉地来到了身边。可是,她却陷入被人以昔日隐私相威胁的境地当中。昔日情人、父亲的学生、政敌、情敌这些人怀揣个人目的,采取的手段各异,却都想破坏她来之不易的安宁生活。冷子虞左躲右挡,婚礼前,还是没有逃脱掉噩运的降临。在世态炎凉的逼迫下,冷子虞的思维走进了死胡同……

天使摘下了翅膀,其实与魔鬼无异。

# 目 录

- 序 / 1
- 第一章 虚话 / 6
- 第二章 最下酒的菜 / 17
- 第三章 一片冰心在玉壶 / 27
- 第四章 虞美人 / 38
- 第五章 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 / 48
- 第六章 假想情敌 / 59
- 第七章 重要采访线索 / 69
- 第八章 美丽成索 / 79
- 第九章 匪夷所思 / 89
- 第十章 绯闻一条街 / 99
- 第十一章 我不想知道你的秘密 / 109
- 第十二章 隐私有价 / 119
- 第十三章 春风不度玉门关 / 129
- 第十四章 不可救药的爱 / 139
- 第十五章 暗箭 / 149
- 第十六章 烟视媚行 / 159

第十七章	怒其不争 / 169
第十八章	聪明反被聪明误 / 179
第十九章	惑 / 189
第二十章	智者独清 / 199
第二十一章	失实的报道 / 209
第二十二章	真相副本 / 219
第二十三章	天使摘下了翅膀 / 230
尾声	/ 241

# 序

别当美女,更别当有所作为的美女,有多少人会将她的容貌与行事拣来拨去,强挑出不符规范的丝丝缕缕,最可气的就是找出了绯闻,将之与人比、与己比,最终得到的无非是个人自信的基石,幸福的依据。

绯闻有真的也有假的。

真的,是人心头上一摊或鲜红或暗黑的血;假的,是背上刀砍后留下的疤。无论真的还是假的,不得不面对的时候,绯闻主角都要露出红红的血、粉粉的肉、森森的骨,为人以目观瞻、以舌翻滚。什么时候人们找到了新的对象,绯闻主角才能得以空闲,像野生动物一样自己舔伤。

不信吗?有几个像那些影视圈里初出茅庐的荒生子,抑或期盼东山再起的明日黄花,将希望寄托在模糊不清的床上私事,结果,如意与不如意,定会是各占百分之五十的概率,笑柄倒是百分之百地留下了。

深深懂得。

所以,作为裕城市两年一度“十大杰出青年”之一的美女兼才女冷子虞站在颁奖台上,听到团市委书记在讲话中特意提到“冷子虞是此次‘十大杰出青年’中惟一的女性”时并无沾沾自喜之色,倒是在心里反复地提醒自己:平淡视之。



台上的灯光和不时闪过的镁光灯使冷子虞白皙的皮肤显得有些透明,也有些发青,她的眼睛看着台下的人群时耀出两束亮光,脸是瓜子形,嘴小唇薄。今天,她并没有刻意地打扮自己,穿着浅蓝色牛仔裤,白色欧版收腰尖领衬衣,衬衣的下摆掖到裤子里。就这,也掩饰不住冷子虞的风采,那风采有外部的,更有从里到外迸射出来的;有让你说得清的,也有让你说不清的。

她平静地听着台上麦克风里传来的自己的事迹:冷子虞,女,三十一岁,城市之光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去年,她出版的《特困大学生心思就这么多》一书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还分别荣获全国、省、市“五个一工程”奖,裕城市文联金笔文学新人奖,以及省优秀青年作家的称号……

其实,冷子虞在这座城市里早就已经是文化圈里的名人。

最初,人们还津津乐道于她的事迹,也就是她出名的原因:她虽有财务中专学历,在人才济济的文化单位里却只能当上一名勤杂工,还是临时的。一天,她心血来潮,把编辑扔在垃圾桶里的废弃稿件拿回家,费了很大的劲改编,有的还重新写过,自己编了整整一本“杂志”,送到了总编那里。正为杂志质量和发行量发愁的总编一看,大喜过望,拿着“杂志”立刻召开编辑会议,从副总编到编辑轮番批过,大家不服,接过冷子虞编的“杂志”一看,虽个个恃才傲物,在真材实料面前却不得不酸酸地说:“还行吧!偶一为之而已,让她干长了试试?新鲜劲一过,就凭她那文化底子,哼!”总编让大家伙将了一军,心里非常不痛快,脱口而出:“试试就试试,如果她要是行的话,就证明你们没有努力工作!”

冷子虞这一试,试出了自己的水平,试出了正式员工的身份和裕城市户口,试出了住房,试出了部主任,还差点试出了副总编。

很快地,流言登场,渐次不断。

不管什么事情,只要她做得好的,在别人眼里和口里,都得和姿色扯上点关系。

冷子虞并不敢期许得到的东西得到了,上帝就挥舞起公平棍,当头一下,让其他的人保持心理平衡,让世间的人们多些希望。

这个道理,她明白。于是,站在台上的冷子虞心里盘算着用什么样的语言和行为来应对光环之后的氤氲。

十个杰出青年从一开始就站在台上,要站到会议结束,冷子虞站到后来,两只脚时不时地换个姿势,怎么站都觉得浑身不自在。不知怎么,她蓦地觉得这个并不太大的颁奖大厅里有些异样。

最后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过之后,冷子虞惦记单位里的工作,只想快快离开。等市里领导退了会场后,她一下子就蹦下了台,脚还没有站稳,团市委书记就开了口:“大家先别离开,认识一下今天颁奖大会的赞助商,环宇家居城的老总简先生,他刚下飞机就来到现场。”

冷子虞的心跳个不停,她的直觉是准确的,也就是会场让她感到异样的原因。

高高瘦瘦的简先生一一和其他九个杰出青年握手,最后他才走到冷子虞的面前,握住了冷子虞冷湿的右手,微微一笑。

他握她的手有几秒钟的停顿。

冷子虞禁不住打了个冷战。

杂志社编辑的背包不同于报社记者的包,通常他们用的都是大些的,为的是能放下杂志,背大包的杂志社编辑也有一个体型上的毛病:常背包的那个肩膀比另一个要高些。《城市之光》杂志去年年底从月刊改为大32开本双周刊后,冷子虞特意买了一个比以前背的更大的包,包是绛色长方形的,正面有个装饰白

钢扣。包换了，冷子虞的脚步也换了，频率更快，背包的右肩膀提得更高了。杂志社在市中心，和新闻出版局共用一幢六层老式楼，楼的正面临着街，本来应该走正门，因为底层出租出去，正门就被封死，员工们出入就在侧门。侧门前有一条小道，冷子虞转至小道，看见部下严初霜也往门口走。她唤住他：“小严，你什么时候从山里回来的？”

“我刚回来。”小严风尘仆仆的样子。

“你怎么搞的？不是让你上午务必赶回的吗？”冷子虞刚想批评他，一看他的衣服上有血迹，吃惊地说，“怎么了？”

严初霜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说：“没事没事。跟人打了一架。”

冷子虞说：“我等了你一上午，下午出去开会，也是刚刚回来。这样吧，你先上去，把相机给我，我去洗照片。今天晚上你就辛苦点儿，把稿件赶快写出来，明天一早就交给我，这期杂志正在出版部设计，可能都快完事了，就差你这个重头稿了！快上去写吧。”

冷子虞从严初霜的手中接过相机转身要走，被他唤住：“冷姐，你注意一下，把最后三张照片的底片单独剪下给我，照片也给我，上面有跟我打架的人，他让我把底片和照片交给他。”

“我就是为了你才出的二十万赞助费，你高兴吗？”冷子虞家电话那端传来一个阴阴缓缓的声音。

她觉得那声音就像没有开灯而外面又没有月亮照进来的房间一样幽幽，声音裹着每一个字不轻不重地敲在她的耳朵里、她的心上。对方等着她的答话，好半天，她才说：“我明天就把我的那份奖金送到希望工程办公室。”

“啪！”她撂下了电话，随即扯断电话线，沉沉地坐在地上。

她凝视着自己的房间，总觉得黑黑的房间里有细细小小的

灰尘在飞、在跳，渐渐地，它们聚拢过来将她环绕，她怕极了，生怕被它们埋住。她赶紧起身接上电话线，打给严初霜。

“小严，我问你，后面三张照片是怎么回事？”

“是我无意中拍下来的，本来我想拍的是黄昏落日景，恰巧有一对情侣站的姿势特别美，我就给拍下来了，被那个男的发现后，非要我毁掉胶卷不可，那怎么行？胶卷前面就是我拍的学校。我好说歹说，他也不肯，打了我几拳，我只好答应回到市里冲洗完底片再交给他，让他留下地址，他才作罢。”小严还在单位写稿，他的住处没有电脑。

“这件事你就不用管了，男的我认识，我交给他吧。”

“好像不太妥当吧？”严初霜试探地说，他没敢说得太肯定，“冷姐，那个男的说一定不要把照片外传，否则他对我……”

“哦，你不用怕。这件事情有我，我会处理好的。”

“冷姐，好像、好像，那个男的特别怕人知道这件事，他还让我把单位和联系电话给留下了。女的看上去和他的年龄相差不多，我觉得他们不像正经情侣，可能是婚外恋什么的。”严初霜说。

“有我呢，他不敢怎么样。你快点回家吧。”

“我也写完了，冷姐，这就走。”

冷子虞打开了床头边上的落地台灯，灯罩是羊皮的，白炽灯管里发出来的光经过灯罩散发到外面便有些昏暗。冷子虞拿出一张照片，仔细地看，上面一男一女正面对着镜头相依着，能清楚地看清二人的长相；还有一张照片他们在拥吻。女的很年轻，二十四五岁的样子，男的能比她大十岁左右。

她的耳边响起了一句话：“子虞，我会带着你走进……”

先是一句一句的响，然后和声般地齐响，响来响去的，冷子虞的耳边除了“嗡嗡”声，再也没有一个清楚的字。

# 第一章 虚 话

冷子虞明白自己昨天的风光会让单位里有的人很不舒服，这“有的人”里既会有竞争对手，也会有莫名其妙根本就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人。她本就是低调处事的人，早上上班，一看见单位的牌子，更刻意提醒自己不管谁提起昨天的事，以何种态度、何种语言、何种语气提起，自己一笑置之即可。现在，不管说什么样的话，自谦的也好，发自内心的略带喜悦的也罢，都会让个别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城市之光杂志社可是既有官场上的东西，也有商场上东西的特殊新闻出版单位。根源就在于杂志的级别。

杂志社的级别很高，副局级，一般的杂志社都是处级。这是因为第一任总编，也就是创刊者是新闻出版局的副局长，他本身的级别“成就”了城市之光杂志社的级别。当上部主任就是副处级，副总编是正处级。有的人小有文才，想发挥长处，又颇想拥有行政身份，机关里竞争太激烈，就来到这里作一下过渡，提个行政级别然后到其他党政机关。

如果杂志做得不够好，局里碍着总编同时也是副局长的面子，不太好批评或是整改。

这样的新闻出版单位，注定了单位里既有文人方式的竞争，也有政客方式的竞争。

没有一定的政治才能，纵有天大的文才，在这里也干不好。

在杂志社已经十年的冷子虞早已经适应了这里的气氛。她的政治才能表现方式属于明哲保身型：少说多做，尽量远离一切是非，与同事只做同事，不做朋友。

同事们能够了解到的她的个人情况很简单，也颇神秘：她从外地来裕城市时就是个孤儿，也没有兄弟姐妹。三年前，她结婚才两年的丈夫死于西藏。死因，据她丈夫单位里的人说，是被受惊的马踢死的。至于现在的冷子虞有没有男友，无从得知，人们只知道她从来不接受别人给介绍对象。

有才貌的冷子虞被人知道的感情生活就这么简单，免不了引起好事者的猜测，比如今天冷子虞在门口碰见的副总编洪生就这么想，也这么对人说过：她一定有情人！不可能没有，没有？那才怪了呢！

洪生一看见冷子虞，先是送上比较真诚的笑，竖起了右手的大拇指：“小冷，祝贺你，‘十杰’之一嘛！”

冷子虞微微一笑，做了个“您走到头里”的手势，跟在他的后面经过传达室，进了楼门，到了电梯处，从他身后伸出纤纤玉指，按了电梯的开关。电梯直升到三楼。一楼作为门市房出租，二楼是办公室、广告部、总编室等，四、五楼是新闻出版局，六楼是会议室。一进三楼楼梯，往右是办公室，往左进一个门是卫生间和小会客室。办公室是敞开式，右面是两个副总编办公室；左面的前面是不做任何隔断的三个编辑部和—个总编室，个人与个人之间才被隔开；另一方是被玻璃的墙和门隔开的出版部。冷子虞领导的第一编辑部靠最前方的窗户方位，她抬眼一看，三个编辑部也就来了两三个人，其中就有自己的手下严初霜。

包一放下，还没坐稳，冷子虞就跟严初霜要填好发稿签的稿件。严初霜赶紧送上稿件，“我觉得……”他还是想跟冷子虞要回昨天的底片和照片。

“行了，小严，你忙你的吧。我还得看稿，今天出版部就得往印刷厂发片。”冷子虞明白他的意思，不想对他说太多。

正说话间，编辑部的人陆陆续续地到来，第一编辑部的江楠和董玉壶嬉笑着往自己的位置走去，江楠的手上还拿着插着吸管的酸奶，边走边喝。

严初霜犹豫再三，才对冷子虞说：“冷姐，那人今天就让我给他送底片和照片。”

“我明白，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她抬起头冷冷地看了看他，似乎是在加重自己话语的重要性，“也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你快忙吧。”

严初霜腹中纵有疑惑，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董玉壶走到自己的位置前，一屁股就坐在桌子上，两只无带高跟鞋在脚上悠荡着，她夸张地喘着粗气说：“我不活了我不活了，这期我写了一万字，冷姐呀，你瞧，”她掰着手指头数着，“一篇四千字的口述实录，和他们一起做的专题策划：‘二奶’们的第三只眼，还有采访两个罪犯的稿件，还有……我不说了，救救我吧。你说，他老彭怎么就非让我写凶杀、滥情胡搞这类稿件？让我写点别的累点也成啊！下午开选题会，如果总编再让我写这类题材的话，冷姐，你要再不帮我说话，我可就罢工了！我成天听别人乱七八糟的所谓故事，他们把心理垃圾都倒给我，他们倒是舒服了，我呢？我朝谁发泄呀？我要精神崩溃了呀！”

冷子虞低着头边听董玉壶讲话，边用浅笑回应她，等把严初霜的稿件看完了，在发稿签主任意见一栏上签上名，才对她说道：“彭总编觉得这类东西有卖点，你不像小严、江楠和文杰刚毕业，社会经验少，你写能写到位。”

“啊哟！多么想我现在是未婚青年呀！”

冷子虞把稿件送到主管本部的副总编向梨春那里，和同事打个招呼就出门了。

江楠打一进门就觉得严初霜的神情有些不对劲，等冷子虞一走，她询问他。严初霜低声地谎称是因为昨天自己回来晚的缘故。江楠低下头，附在他的耳边，嘟囔着：“她有毛病！不就是晚回来几个小时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又没有耽误发稿。我说不喜欢她，你偏说她好。好什么好？整个一个临水照花人！老当自己是天仙，是天下……”

严初霜立即打手势制止她：“别这样说同事。哎，对了，什么叫临水照花人？”

这回江楠倒是提高些嗓门，也抬直了身子，说：“是个神话传说。说一位美丽的水仙子姑娘，孤芳自赏，天天在水边照，最后爱上了水中的影子，投水自尽了。”

严初霜对江楠做出一个涩涩的表情，不再理她。江楠不明白他的心思，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等她回来，你得好好地为自己辩解一番，我帮腔。”

“行了行了，谢谢你。她这么做自有她的道理。”江楠一听，嘴一撇，甩着肥大的工装裤生气地走人了。

严初霜也自有严初霜的道理，只是不便与人道明。

起码，他并不爱这份工作，却死心塌地地在这里干，在冷子虞的手下干。他和江楠是大学同学，理工学院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江楠是因为热爱传媒才来杂志社，他却因为一个人。

因为冷子虞。

仅仅因为这么一个人，就放弃专业，放弃许以高薪的软件公司，奔她而来。

她却绝不承认那件事。

严初霜点燃一支香烟，在烟雾中寻找去年的时光，烟雾使他回到过去的时光隧道。

严初霜比同班的大学同学要大上两三岁，他是连考三次才考上大学的。别看现在开放多了，农村的穷孩子依然会把上大



学当成改变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机。姐姐早早地就为了他而放弃自己的学业，转到城里打工挣钱供他，接济家庭。

如果父亲争气不做酒鬼，如果姐姐没有出车祸救治不及而亡，严初霜的大学上得还不至于那样的艰难：拾学校里的垃圾卖、当家教、到学校图书馆里帮忙，就这样，学院还是得给他援助。特困大学生比一般的大学生付出的不仅仅是体力，还有自尊。第一年的下半年里，他觉得自己常常是不敢正视别人，生怕被人嘲笑。那一天，系主任亲自找到他和同级不同班的另一位特困女生，告诉他们，有人出两万元帮助他俩，一人一万元，这样一来，他们剩下的三年不够的部分也不是很多，自己再想想办法，问题就不大了。系主任叮嘱他们：“这是赞助人指名给你们俩的钱，你们不要声张，以免引起其他特困生对系里的误解。”

严初霜愣愣地问道：“指名给我俩的是谁？在这座城市里我没有亲戚呀！”

系主任说：“对方除了我们三个系领导，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的名字。你们都不会认识她的，心存感激就可以了，她不图任何回报。”

“那可不行。我受了人家这么大的恩惠，却连名字都不知道，这不……”

系主任明白他的心意，笑着说：“你们好好读书就行。她说了，不让说出她的名字是怕你们有报恩心理，反而增加精神上的负担。”

听到这里，那名女生起身而退，连招呼都没有打。

不管严初霜怎么磨系主任，人家也不告诉他赞助者是谁。直到毕业前，严初霜又找到系主任问及此事，言明：“我不能连施恩人的名字还不知道就毕业！我的中学班主任常常教育我，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最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人指名给我们两个人。您就告诉我吧！”